

「壺天世界」的造型與真相

中國文化中有一種獨特器物——壺。壺，擁有百變的造型。有的帶流（壺嘴），有的帶把，有的既帶流又帶把，還有不帶流也不帶把，只有一個壺口，它們都是壺。基本上鼓腹、窄頸、盤口，存在一個內部的容器空間，都可以歸入壺的範疇。到後來，甚至出現了葫蘆形、方形的，也可加入壺的大家族。

雖然說，古人一般按照盛器口沿、頸、腹、底座的大小和長短，劃分壺、瓶、甕、壇、罐等，但到具體物品時，頸長一分便是瓶，短一分就成壺，縮脖子的就成了罈罈罐罐，也就沒有那麼嚴格。可在這些器物中，唯獨壺脫穎而出，變出許多花樣：水壺、酒壺、漏壺、夜壺、鼻煙壺，乃至冰壺等。

關於壺還有很多成語，比如最有名的懸壺濟世、冰壺秋月、壺中日月……還有較為生僻的壺天宣豫（故宮暢音閣戲樓上最顯眼的匾額，意為「充滿了快樂」）。壺為什麼這麼重要？這就要從懸壺濟世開始說起了。

懸壺濟世：中醫嚮往的最高境界

悬壶济世的故事，首次出现在东晋葛洪的《神仙传·壶公》里，主角是一个名叫费长房的人。他原本是个“市场管理员”，有一天，市场里来了一个卖药老翁。老翁医术高明，凡是找他看病的，都能药到病除。

老翁的摊位上悬挂了一隻壺，晚上散集，他就跳到壺里，第二天再出来。谁都没看见老翁这样操作，唯独被费长房在办公室楼上瞧见。后来他带着酒肉去找老翁，老翁见状也不多话，拉着他一起跳入壺中。壺里果然另有一番天地，“既入之后，不复见壺，但见楼观五色，重门阁道，见公左右侍者数十人。”这时老翁对费长房道出实情，说他本来是个天上神仙，因为犯错受罚下界，见费长房如此虔诚，所以有缘见面。

后来有一天，老翁突然又带着酒坛子到办公室找费长房喝酒。这酒坛看着不多，也就一升左右，可两人从早喝到晚，一整天都似倒不尽的样子。喝完酒，老翁说他谪期已满，现在要回天廷，问费长房愿不愿随他学道。

费长房答应拜师，连过两道难关，在山中不惧深山群虎，也不怕群蛇悬石。可惜第三关没有挑战成功，只能提前结束修行。临别前，老翁赠他一根竹杖，骑上能缩地千里，片刻就到；再给他一道可以拘役鬼神的灵符。靠着这两件法宝，让费长房成为了历史上知名的方士。

虽然故事的主角是费长房，但最出彩的部分却在老翁和壺上，毕竟老翁就叫壺公。他所留下的“悬壶济世”这个成语，成为2000多年里中医向往的最高境界。

壺公的神壺中到底有什么？除了他和费长房，别人无法知晓。但有另一件文物，真能提供壺中乾坤的内景，而且是一幅纵剖图。这件文物就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“马王堆一号汉墓T型帛画”。

当人们依照形状，将T字形粗略地分成“一”和“丨”两个空间，即天上，和人间或地下。其上端“一”形空间暂不讨论，重点在其下“丨”形空间。按考古学家安志敏《长沙新发现的西汉帛画试探》一文描述，这个空间约占全画的1/2，由龙、禽、人物等图像构成比较特殊的轮廓。最上边由华纹、鸟纹构成三角形的华盖，其下的鸟在飞翔。两侧由双龙交蟠于璧中……由交蟠的龙身分为上下两段，各绘有人物的场面。最下边的白色案板上，置有鼎、壺等器物，可能象征着大地。

研究者进一步将画面核心双龙交蟠的整

体轮廓，形象地描绘为“筭虞”，是一种悬挂钟磬的立柱。筭虞的“上段一老年妇女在柱杖缓行，后面有三个侍女随从，前面有两人跪迎，并捧进盛食品的案”，这位老夫人当然就是马王堆汉墓主人辛追夫人。下段也有一案，置有鼎、壺、耳盃等物，前有七人相对而立。在他们下方和外边，则由龟、蛇、鱼、龙等水族环绕支撑。

当人们把“筭虞”作为一个整体，就会发现，这筭虞“以双龙穿壁，纠缠构成壺形，上面以展翅而飞的蝙蝠作壺盖。于是，这个细颈圆腹带盖的壺形图案，就象征着传说中的三壺即蓬莱仙岛了”（商志《香+罩》，《马王堆一号汉墓“非衣”试释》）。壺形如何又变成仙岛，其实《拾遗记·高辛》说得很清楚，“三壺，则海中三山也。一曰方壺，则方丈也；二曰蓬壺，则蓬莱也；三曰瀛壺，则瀛洲也。形如壺器。”一言以蔽之，整个“丨”形空间其实是一个壺形世界的纵剖图，而且此“壺”同时也是一个海上仙岛或仙山。

如今人们可以从最下方位置往上重新审视这“壺天”的构图。首先，虽然西汉的绘画者没有画出环绕仙岛的巨大水域，但画面下方的水族群像已经证实了这个空间独立于海上。其次，这座壺天世界用“太仓贻食”的方式，迎接初次登入的新住户，下层案板上的鼎、壺、耳盃与侍者一同构成了热烈欢迎的现场。对应费长房的奇遇，就是永远不竭的酒坛。最后，壺形的上层案板，取得准入资格的老妇人受到使者的迎接，领取了不死灵药（受道书，饮玉浆），在这座壺形神山中得到永生。但费长房却未能通过考验，遗憾离场。

在其他研究者那里，这个壺形结构也可以被拆解为上下两个互为镜像的壺，帛画上部正向的壺为昆仑玄圃，“帛画下部的倒立之‘壺’表达的正是‘反居水下’的蓬莱”（姜生，《汉代天厨贻食信仰与道教施食炼度科仪之起源》）。当构成壺身轮廓的双龙形状筭虞，承载壺中人从海中腾空，逐级登天之际，龙口上方的华盖在此时便化身为壺盖，寓意山尖，栖息其上的凤鸟则喻示着还有比山更高的云上天界。

而当人们从T型帛画中，领悟到中国文化中，无处不在的“壺”形之后，真正的探索就此打开。不论是一壺还是两壺，三山还是三壺，都促使人们继续寻找壺天世界更多的造型与真相。



▲「壺天宣豫」，是故宮暢音閣戲樓上最顯眼的匾額，意為充滿快樂。

魂瓶：古人心中的神壺

如今，《壺公傳》中「但見樓觀五色，重門閣道，見公左右侍者數十人」的壺中景象，讓人們將其與漢、晉時期江南頻現的一種器物聯繫起來。這種器物有多個名稱，有稱「青釉堆塑罐」，也又按造型稱「穀倉（罐）」，或者依其用途，稱作「神亭壺」「魂瓶」等，魂瓶是最常見的一個。

多年來，各地出土的漢、晉魂瓶一共40多件。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一件，是上世紀70年代鎮江金壇三國吳天璽元年墓出土的「越窯青釉堆塑罐」。這件魂瓶以其上部的九層廡殿式樓台、及眾多人物、動物而聞名。它由器身和器蓋兩部分組成，器身下部為常見的壇罐形狀，腹部塑貼有老虎、獅子、羊、人騎異獸和蜥蜴。器身上部為盤狀，最中間有一座三層樓台，四角各有一座闕樓，樓台的前、後門都有平台和勾欄。

樓台左右兩側廡廊之下，堆塑有侍僮數人拱手侍立，侍者之前有舞樂百戲人物俑，人物造型多樣，或倒立，或彈琴，或弄丸，一共23人。雜技俑前還塑有人騎獅形辟邪、

虎、羊、辟邪、犬等動物立體造型。

樓台二層的屋簷四角，各塑有一隻小罐，一共四隻。樓台第三層為可以開啟的大罐口，屋簷四角各有一隻手捧壽桃的猴子。

大罐口之上則為器蓋。第四層和第八層樓台四角各塑四座闕樓。第五、六、七層則沒有闕樓，但屋簷下開有窗戶，外有圍欄，形似廡廊，可讓屋中人憑欄遠眺。魂瓶第九層為廡殿式屋頂，被第八層立起的闕樓環繞，如在雲中。總體來看，這件青釉魂瓶集巍峨殿宇、仙人神獸於一體，展現了古人極為豐富的想像力和創造力，彷彿是把壺公神壺的內景外置，讓觀者一目瞭然，生出許多嚮往。

這枚青釉魂瓶上一大四小共五個罐口，可以追溯到更早期流行於晉稽地區的五聯罐（或五罐瓶）。源自《列子·湯問》中的「岱輿、員嶠、方壺、瀛洲、蓬萊」五神山信仰。從這個意義上講，古人心中的神壺其實早就造了出來，不但「樓觀五色，重門閣道」，而且侍者眾多，歡迎進入壺中仙境（神山）的賓客。



▲萬曆款青花龍穿花紋帶蓋梅瓶（一對）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。

▼宋·醬釉雙系堆塑魂瓶，淳安博物館藏。



梅瓶：表面是梅瓶，其實是神壺

現在人們明白，堆塑樓閣的魂瓶是一神壺，那麼要是外表看不到樓觀的呢？2005年湖北鍾祥發掘的明鄧靖王與王妃合葬墓中，「在鄧靖王和王妃的棺槨頭前地面上，分別放置青花龍紋梅瓶和青花《四愛圖》梅瓶。」根據考古報告《鄧靖王墓》的看法，「這種棺槨前和隨葬瓷瓶現象，有可能是作為招魂之用的魂瓶」。

鄧靖王頭前的青花龍紋瓶，只見「龍首昂起，張牙舞爪，蜿蜒飛騰於祥雲之間。……在龍體的彎曲處，點綴雲紋。雲紋的造型有飄帶狀雲紋和靈芝狀的祥雲紋。」鄧王妃頭前的青花四愛圖梅瓶，其肩部為鳳穿牡丹紋，下腹部為蓮瓣紋。因其器腹上的四個海棠形開光內，分別繪有《王羲之愛蘭圖》《陶淵明愛菊圖》《周敦頤愛蓮圖》及《林和靖愛梅鶴圖》，故得名四愛圖梅瓶。

雖然這對梅瓶表面不見堆塑或貼塑形象，但從瓶身開光所繪，陶淵明之桃花源，周敦頤之虔州蓮池，林和靖之西湖小孤山，從四個故事的共有特徵看，他們其實都像征了一處擁有田園美宅，自然風景的歸隱聖地。鄧靖王頭前青花龍紋瓶，王妃頭前四愛圖梅瓶，兩人所配梅瓶圖案並不相近。但從1600多年前馬王堆帛畫圖像，恰能得到一個解釋：從蓬萊（青花龍紋瓶）乘龍渡海，前往崑崙秘境（四愛圖梅瓶）。也許，古人正是通過這對梅瓶的組合，完成了相似的功能性敘述。

種種跡象可見，梅瓶或壺狀器源自海上仙山的清晰脈絡——表面上是一梅瓶，其實

亦是一神壺。

隨著元代時「蘇麻離青」氧化鈷釉料的引入，景德鎮瓷器畫工的創作靈感也受到進一步啟發（宋、金時磁州窯、吉州窯已有相似的釉下彩工藝出現）。原先，聳立在魂瓶器蓋上缺乏辨識度的立體堆塑樓閣、人物，變成了青花梅瓶腹部開光中具體的故事人物，一種全新改良，且工藝流程更趨簡便、工業化的魂瓶就此誕生。

當然，這個故事也提醒人們，各類元青花梅瓶的本來用途，可能並非日常生活用品。收藏者需參考其在歷史上的實際使用場景。

懸壺為何能濟世，到這裡，原因已經非常明確了，因為其中藏著可以登天的不死靈藥，啟發了古人對鼓腹細頸壺狀器的熱衷。不過要說到源頭，《禮記·郊特牲》中，「器用陶匋，以象天地之性」或許更能說明問題。而李時珍在《本草綱目·菜部·壺盧》中也專門解釋了，「匏之有短柄大腹者為壺；壺之細腰者為蒲盧」。原來，古人用陶制的葫蘆形器象徵天地，歷史非常久遠。只是，當時使用的是一種單肚葫蘆（而非雙肚的亞腰葫蘆），與後來的陶壺非常相似。可見壺中何止有日月，其中更有天地。

如此種種，促使中國古代藝術家，不斷造出以壺為原型的器物，可圓可方，可小可大。可以為一青花梅瓶，也可以為一清宮戲樓。在未來還可能創造出更多富有想像力的藝術品。

作者 / 張經緯

本版圖文除署名外均據上海《文匯報》